

李 健 吾



撒 謊 世 家



文 季 叢 書 之 六

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

文季叢書之六

撒謊世家

李健吾



文化生活出版社

~~~~~  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  
~~~~~

文季叢書之六

撒謊世家

中華民國廿八年八月
中華民國廿九年九月

初版
再版

著者

李健吾

編輯者

文季社

發行人

吳文林

發行所

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山西路慈豐里

* 定價國幣九角 *

人物：

華歆德

華羅采芹

羅照煦

林胡芸香

林若清

楊愛玉

陶勤

張陳寶珍

小海

夥計

第一幕 北平華宅；星期四下午。

第二幕 華宅；星期六下午午飯後。

第三幕 天津羅照煦居室，星期六晚飯後。

第四幕 羅照煦居室；星期一早晨。

第一幕

原书空白页

華宅的一間客廳，布置得十分精緻。牆是灰色，上端配着兩道黯綠的走邊；窗帘是雅緻的印花布。家具的顏色和牆的顏色很諧和，上面蓋着同樣的印花布。壁爐上放着若干古色古香的銅器，牆上掛着一幀不太長也不太寬的山水軸。往左是一張大寫字檯，上面放着電話機；往前是一張向着觀衆的低沙發；再往左去是一張扶手椅，一張小几。靠裏牆角是一架鋼琴。另外還有些几子椅子。後牆有四個窗戶，望出去是一個小園子。門在左右。桌子几子上面放着些書，花，照像簿，等等。

一個精明好看的男僕（陶勤）隨同林太太和楊女士從右門進來。林太太大約有三十四歲，衣着時髦，長得也還標緻，祇是神經有些過分緊張。楊女士和她恰好相反，脾氣好，人也知趣，一種常見到的實在姑娘。林太太這種女人，只要誰同她在一起，一連待上幾小時，誰就要感到不快。不過楊女士和她在一起，倒可以磨磨她的急躁。

芸香（走向客廳中心）你不曉得華太太什麼時候回來嗎？

陶勤 不曉得，林太太。

芸香 她是不是在外面用的午飯？

陶勤 是的，林太太。

楊（要走的模樣）我們走罷！她說不定在外頭打牌，一高興也許打上好幾點鐘，決不會馬上回來的。

芸香（堅定，然而煩躁）我偏等她。（向陶勤）我們等她等到五點半，她要是回來，你就說我們在這兒等她。

〔她隨手拾起寫字檯上的支票簿，出神地看了看，扔到原來的地方。〕

陶勤 就是了，林太太。

〔他從右門下。〕

楊（走向林太太）芸香，你別把氣帶到臉上來。哪個做聽差的沒有點賊心眼兒，你一不留神，

他早看了去。

芸香 你說的對，不過你想想！她明明知道我跟著清分了手，可是最近這兩個月，她差不多天天兒跟著清碰頭，對人講起來，總又撇得跟水一樣清！

〔她坐在寫字檯旁邊。〕

楊（坐在左手）你也不該一下子就到她這兒來。就算人家的報告是真的，你也應當過細想想才是。

芸香 你叫我怎麼忍的下去！原來是采芹！我頂老的朋友！我的女僕相！

楊 她是你的女僕相？

芸香 不，她不是，可是也就差不多了；要是另外沒有人的話，我就挑她做了。

楊 說不定是若清跟她胡來，——你曉得你男人的！

芸香（不滿意，略微笑了笑）那是，我曉得他比采芹曉得他多的多了！我頂不歡喜的，就是把話都告訴了采芹，采芹可樣樣瞞着人！

楊 先前你也告訴我來的，不是嗎？

芸香 告訴你來的。可是情形就兩樣了。我那回到采芹這兒，正趕着我難受的了不得，求她把若清跟我說合好。

楊 你那時一點兒沒有瞞着嗎？

芸香 一點兒也沒有！我把真話全告訴了她，比真話還多的話都告訴了她！我對她講，我愛若清，別瞧他不好，——真的！女人就難得遇到一個好人的——我問她我該怎麼辦才好。

〔她心一煩，站起來，走向沙發。

楊 你就沒有照她的話辦呀！

芸香 那有什麼關係！——誰照人家話辦來的？（坐向沙發。）她不說不幫我忙，反而在我背後跟若清吊膀子。

〔她掀開背後寫字檯上的香煙盒子，然後碰的一下子闔住。

楊 她也許真心真意在撮合你們倆。一個人有一個人的作法。

芸香 那兒有點點兒像！昨天她親自告訴我，說她不高興跟若清在一起，怕自個兒一不小心，把話全罵出口來。——可是就在這時候，她約好了若清今天下午——在北海見面！你替我想想看！

楊 (嫌她的話過分) 噫！你把話說得太難堪了！

芸香 可不是，就在濠漢間還不夠瞧的了嗎？

楊 芸香！

芸香 華歆德又是個老好人，人人歡喜他！

「她拿起郵票匣子，通的扔了下去。」

楊 采芹也得算在裏頭。所以，你知道，采芹愛她男人。她要你男人有什麼用？

芸香 她結婚的時候倒愛華歆德來的，不過那在民國十五年再說，采芹向來就好男人圍着她打轉轉。就是她不歡喜的男人，她也要收到腳跟頭。

楊 沒有的事！

芸香 她就像個蝴蝶兒，把獸她的人弄暈了，她也就該害怕了，倒以為是人在欺負她！

楊 可是你說她真真有意若清哪！

芸香 愛玉，像若清那樣一個有磁性的男人，單有一股子勁兒跟女人糾纏，只要他高興，要糾纏多久就多久，女人就沒有法子辦他！就說女人不高興要他，——看看我！只要摔得開他，叫我花多少錢我都幹，不過，就是這點兒怪嘛！我還真真愛他！

楊 （過來坐在沙發旁邊的椅子上，拍着芸香的手。）可憐的芸香得了，她來了你要怎麼辦？

芸香 再給她一個機會，叫她把真話說給我聽。我當面問她什麼時候看見若清的。

楊 可是她要是一死兒不招認，你又該怎麼辦？難道跟潑婦罵街一樣，大吵大鬧一頓，就有了結果？

芸香 對呀！這正是我要講的！她一定不會招認，一定是撒謊撒到底！到了那時候，我不跟她講，我跟她男人華歆德講！

【她站起走向壁爐，經過寫字檯，翻動上面的書冊。

楊 那怎麼成！

芸香 怎麼不成！我們打喫奶的時候起就是朋友。

楊 你可不能那麼做！

芸香 我不跟她男人講她什麼怪難聽的話。再說，這不單是爲了我好，也是爲了他好——他明白若清的，我敢打賭他要是曉得了，一定不許他太太跟他好下去的。（走向窗戶。）噤！那不是采芹，有一個男人跟她在一起！

楊 （惶忙站起，走到她那邊。）誰？

芸香 （走向另一個窗戶。）我看不清。

楊 （一同站在第二個窗戶前面。）假如是——

芸香 可不就是她！要是聽見我在這兒，一定不讓他進來的。（她轉了念頭，走向左門。）那邊過廳的窗戶是向外開的，我們到裏頭也許看得見大門。快點兒來！

楊 我一點兒不讚成你的作法。

芸香 噢！來呀！

〔她們走出左門，將門關住。〕

〔陶勤從右門讓進采芹和林若清。采芹是一位美好，嬌媚而活潑的少婦，敏捷，輕盈而可愛。她的衣著十分合體，十分講究。林若清性格不大堅強，本身具有一種魔力。有生氣，長得也還漂亮。他穿着時髦的衣服。他生存唯一的目的，是尋樂。〕

陶勤 林太太跟楊小姐在這兒等您來的；她們一定又走了。

采芹 （幽默地仰起眉，看着林）噢——真對不住她們！

〔陶勤從右門下。〕

林 好呵！險點兒叫她們默住。

楊 （在裏面，高聲籲求）芸香！芸香！走罷！

芸香 （在裏面，高聲）我偏不走。我自個兒的事，我要怎麼就怎麼。

采芹 （聽見了，有趣而且洵氣）她們在那兒哪！你想她們方才看見你了沒有？

「他們稍微放低他們的聲音。」

林：芸香不是瞎子，不過說她隔牆也看得見人，我想她還沒有長下那付眼睛！再見啦！

「他打算溜出去，但是采芹攔住他。」

采芹：別走！我今天把你帶回家來就爲——談談芸香的事。你們的别扭鬧得夠長久的了。就

我看來，你跟她一樣得擔當不是——也許你得多擔當點兒。

林：我歡喜你說我！

采芹：我不是在跟你說笑。假如她要跟你好，你怎麼也得跟她好。

林：得了，先給我一杯水喝再說。

采芹：我說話很認真。

林：我也認真，萬一芸香進來碰着我的話。

「他走向右門。」

采芹：（同他一起走）我送你出去——不過我盼你半點鐘以內再到這兒來一趟。你明白嗎？

(他們走出右門)你六點鐘再來。

林 (在裏面遠處)好的,六點鐘。

〔芸香從左門匆匆進來。〕

芸香 我想那是若清!到窗戶那兒看去!我在這兒好等采芹回來。(她停在寫字檯旁邊。)我恨不得挖掉她的眼睛!

〔楊女士進來,走到沙發右手。〕

楊 那是若清。

芸香 (沈下嗓子,猛虎一樣怒吼着)不要臉的小東西!

〔采芹進來,看見她們做出驚喜的模樣。〕

采芹 你們倆!我做夢也沒有想到!什麼風兒把你們倆吹來的?爲什麼陶勤不告訴我呢?你們是打那兒掉下來的?愛玉,我真想你!

〔她同芸香握了握手,過來又同愛玉要好,但是人家不大睬理她。〕